

目 录

金顶山记事	1
“五四”的脚步与背影	16
守望一棵树	23
多孃	28
月光照耀群山	32
浙大那壶湄江茶	37
故乡和我柔软的京剧时光	43
来到龚滩	51
漂移的光芒	57
茶的普世情结	66
喀斯特生命线	70
卢沟桥回眸	81
梵净灵山行	87
墙壁文化	93
祖根·家园	95
夜郎寻梦	105
空伸行（村寨古风节选）	119
酒中舍曲	128
干居民	132
我与火车	137
血与火的缠绵	149
散落的碎屑	151
先行的亲人	157
一座山的高度	170
是风把记忆带走了	177
镇：1984—1988	183
行走历史文化名城镇远	189
被汉语的光芒所照耀	194

麻鸟	198
罗甸行	204
我听见石头在说话	208
搜藏趣事	213
一九八二年的玻璃灯	216
金色的余庆	222
我的初中履历	225
娄山关行	234

金顶山记事

罗吉万

之一：绿地挽歌

几年前，我家搬到金顶山的时候，这地方已经是相当热闹的住宅小区。从我居住的45栋11楼屋顶四下望去，几条狭窄的马路两旁及坡面，新的旧的水泥楼房，高高低低，一栋紧挨一栋。稠密的楼群住户，释放到仄逼的街面上，就成了人车争道滚滚红尘，拥挤、繁忙、吵闹、杂乱。幸好，还有一处看似有意留出来的空地可以透气。在实验三小的围墙外边，还闲空着一段带缓坡的开阔地，自由自在地长满了野树和青草。

大概除了雷雨天气，那片草地上总是游人不绝。饭后百步走的老人，牵手倾心的情侣，嬉戏打闹的孩子，一律看好那个清新的去处。春天的周末和傍晚，还会有许多人带着小孩在那里放风筝。后来，绿茵地上还出现了一座带有彩色阳篷的“蹦蹦床”，每天都会有成群的娃娃跑去欢蹦一气，老远就能听到一阵阵笑语欢声。

这情景，让人倍感公园之于城市的重要意义。

邻居老刘在屋顶平台跟我说，金顶山的楼房大致分三种成份：一是菜农自家修的房子（原先这里全是菜地）；二是贵阳烟厂等单位的职工宿舍；三是“中天”集团等开发的商品房。所以，新新旧旧的楼群就比较杂乱，无法形成规范格局。老刘认为，那片据说早就被征拨了的地皮，至少还可以再“挤”出一两栋高楼来；但看上去没有一点要筑基造楼的迹象，想来是房开商为了美化社区环境特意留出的。果真如此，我们身为金顶山的“山民”，就该向这位有文化有见识的老板此致敬礼了。

我们满怀期望和激情，妄自描绘着那片空地的明日情景——绿树、花圃、草地、棋亭、卵石曲径、儿童乐园，甚至游泳池……这些玩意儿，也许远不如修一栋高楼来钱来得快，却是修一栋高楼修不来的功德。何况，谁都想像得到，这同样也是“生财之道”，比如游泳池的旺季生意。老刘说，若是没有相当的文化修养和道行的老板，绝对没有

这样的眼光和魄力。是啊是啊，就让金顶山的“山民”们等着买公园月票或年票吧。

谁知，这一厢情愿，转眼竟成痴心妄想。老刘们的企盼，归于一声叹息。

几台庞大的挖掘机推土机隆隆开来，像坦克占领无名高地，威猛霸道地吼叫和运动着；一夜之间，那片绿草地就从实验三小的围墙外消失了。然后，那块地皮上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小型屋基，然后，在地基上冒起一栋接一栋的“别墅式”小洋楼。高高矮矮二三层，大大小小十多幢；看似各有特色，其实大同小异；总的感觉是不中不西，“洋”在一起挤做一堆。邻居老刘看了就骂娘，说，这哪里是修这种洋楼的地方！

在一片低矮的民房中间耸起一栋高楼，叫做“鹤立鸡群”；而那一堆小洋楼正好相反，恰恰是在四面高楼的包围之中。看起来，就像一小群美丽的“鸡”挤在一起，让一大群丑陋的“鹤”注目围观。高楼上的老百姓，在俯瞰那堆拥塞不堪的“别墅式”洋楼群的时候，一般还来不及犯“红眼病”，只是感觉有点奇怪和好笑而已。因为，至今六七年过去，每当夜幕降临，万家灯火，那片美丽的洋楼却是一片昏黑，见不到几点亮光。该不是富人们用电太省吧？

之二：高楼顶上的风景

早些年，单位分房或买商品房，面对十层以上的高楼，很少有人会自愿选择或接受顶层。难爬、恐高、渗漏的隐患……这也叫“高处不胜寒”。就算勉强住上去了，心头也老大不安逸。我就是因为缺少分得其他楼层的条件，才无可奈何住到顶楼的。一句大实话自我解嘲：无论哪一个楼层，都总得有人去住；我不住，又该谁住呢？

邻居老刘，倒是个例外。老刘说，他偏偏首选顶楼，其他楼层一概不要。当年因为修建万东桥，他家由富水南路搬金顶山，拆迁办让他任选楼层，他毫不犹豫地敲定顶层—11楼。这在当时看来，好像有点傻得可以。老刘原是一家大饭店副总，才五十出头就病退了。而这下，他每天出入，就得喘着气爬上11楼。可是，他无比乐意。他

说，这叫做“强迫锻炼”。这把年纪，须时常活络筋骨，想偷懒也无法，除非你不出门不回家。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看好了带有女儿墙的屋面。我跟他屋顶认识的时候，他家的屋顶就已经有了“空中花园”的刍型。铺了白色地板的屋面周边，一溜乳白瓷砖装饰的花坛内，几株紫薇，几株金桂，三五丛大丽菊，还有攀栏的蔷薇和盆栽的月季，在风中舒展腰肢，十分的素净雅致。这很不容易。这么高的楼层，慢说由阳明路购回花木，光是请人从附近山地一箩箩地背土，都花费了不小的一笔。那时老刘随手所携之书，便是《花木栽培》和《园林学》之类。他一边怂恿我也把自家屋面装点起来，一边免费给我说些栽花种树的要诀。比如“四时宜种竹，雨天最佳”；比如“栀子喜湿，玫瑰喜肥，仙人科忌多水”之类。可惜我不是个好学生，莳弄出的花木，跟老刘的作品比起来，多半是红不肥绿不瘦，只是胡乱生长着而已。不过，在老刘的带动下，这个顶楼的多半住户，都相继在屋顶劳动起来。对门六十多岁的退休工人老孙伯，隔壁年过七旬的老画家蒙老师，都竞相在楼顶制造风景并且乐此不疲。

不觉几年过去，这片屋顶上春来绿叶扶疏，四时有花绽放。从黔灵山南峰巔上用望眼镜望过来，很快就能够在稠密的楼群中认出这个屋顶。有朋来聚，夏夜乘凉，绿树前摆下桌椅茶具，宛若将农家篱笆小院搬到了屋顶上。老刘因病赋闲在家，索性在花间放了一把躺椅，一壶清茶，一本好书，或一叠报纸；想读就读，读困了就眯上一觉，悠哉游哉，市井喧嚣都隔在了花木篱笆之外。说是身体欠佳，但看上去气色不错，说话中气十足，倒有点如仙得道的意境了。

老刘读园林书，学以致用，不仅在屋顶栽活了苦竹和班竹，还种了一行桃树。他的女婿小钱是汽车司机，一会儿给他弄来盘成花篮状的老银杏盆景，一会儿又给他弄来几百公斤重的岩石假山。那些桃树是成年移栽，当年就开花结果，味道很好，只是结得很少。老刘叹道，毕竟是高楼顶上，离地几十米之高，缺乏“地气”滋养的缘故。后来，

老刘一家搬到他儿子的新居（大概也是顶楼）去了，就把这套房子出租，只偶尔回来照扶一下，那些花树于是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生气。

今年夏天，不知何故，老刘一家迟迟没有来过。异常的高温无雨天气持续时久，老刘曾苦心经营的花木，杂草丛生，落叶满地，在骄阳的炙烤下形容枯槁奄奄一息。我家与他家那边，隔着个“回”字形天井和邻家的屋面还有篱笆，眼睁睁看着却爱莫能助。如今租住那套房子的是一帮外来的年轻人，清晨偶见漂亮女孩在花坛前踱步诵读英语，晚间时有恋人的轻语自树影中隐约传出，就是不见有人给那些垂死的植物浇浇水。那些没有“地气”滋养的花木，又长久无“人气”的呵护，最终将变成一堆枯柴和垃圾。

想不起是谁曾说过：世上诸多事物之美，常常不在于美丽本身。

之三：老孙伯的日子

都是在楼顶栽花种树，对门老孙伯跟紧邻的老刘师很不一样。老孙伯说，叫化子玩鹦哥，各有各的玩法。他不大喜欢小花小草，一种就是大株的果木花树。樱桃、毛桃、桔子、夹竹桃，棵棵成活。春天看花，夏天看叶，结不结果子不在乎。

老孙伯退休前，是个卡车司机。早年曾参加援外出国，到过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我于是想打探一点异域风情什么的，可是老者肚子里好像掏不出几个故事，每回说起，都是说那地方热得很，热死人，黑人都是活活晒黑的。然后，他就摸摸他的脸庞，意思是连他也差不多变成黑人啦——那张笑纹密布的圆脸，确实比较黑。老孙伯个子不高，但略微发胖的身体很壮实，五大三粗，六十老几的人了，还敢跟年轻人比力气。

有一天，他从一处建筑工地弄到一株夹竹桃，几根树干已有三米多高，浑圆的树冠枝繁叶茂，还缀满一簇一簇的花蕾。花树太大，只有大货车或人力板车才能运载。他当时已没有车开，又不愿求人也不肯费钱，就一个人连拖带扛，像蚂蚁搬骨头，一步一步地挪，硬是从几公里外把那株夹竹桃拖上金顶山，再弄上 11 楼的屋顶栽起，足足折腾了差不多一整天。那么大的树，我怀疑是“杨白劳”，不想居然让

他盘活了。又过些时日，但见满树桃红如云，洋洋一派喜气，一时竟成了这楼顶的花树“之最”。孙伯说，他的娃儿们曾强迫他“戒荤减肥”，结果搞得他腹空嘴寡，直到有天半夜突然情况不妙，天花板旋转下来竖成了墙，感觉连人带床云中飘。以为得了大病撞了鬼，最后撑爬起来整了一顿肥肉，放了几个康乐屁，什么事也没有了。从此，哪个再提减肥他就骂人。

老孙伯修了一道矮墙跟女儿墙连接，将他那片花树圈起来。矮墙上扎起一道竹篱，随后，几丛金银花藤和爬壁虎，见风长似的，蓬蓬勃勃地蹿上来，很快就攀满篱笆，织成一道绿墙。入口修成一道小小门楼，微型的翘脊飞檐，有点仿古意味，又别出心裁地在上边嵌了一朵玻璃的白莲花，还把门柱做成了刻制楹联的格式。

老孙伯说，这是特意为故去多年的老伴修的，她在世的时候就喜欢盘园子。

他早知隔壁老刘师有文化，字也写得好，就请他给这园门作一副对子。提了两点要求：一要体现缅怀之情；二要把前妻的名字（玉珍）包含进去。老刘师为此颇费心思，反复斟酌之后，写的是：“珍园怀露雨，玉蕊藏馨香。”老孙伯的刻技不错，连飞白都力求保真。只是将“露雨”两字换了位，还原成常见的“雨露”，大概认为这样才通顺。此后，他的儿女及孙儿们时不时团聚园中，伴随烛光人影闪动，便有香火气息幽幽地弥漫开来。老孙伯现在的女人，样子比他要小十几岁。这老孙妈面色红润，笑声响亮，与老孙伯时常称不离砣。老头开货车跑长途，她就天天跟车打下手；老孙伯深爱前妻，在楼顶修园寄情，她也对她的前任表现得分外敬重，爱屋及乌，竭诚料理好那片被赋予特殊意义的园子。每逢孩子们来园中礼祭，她就任劳任怨地当好后勤。她自己亲生的孩子不在身边，但对非己所出的小孙孙们，却是亲奶奶一样的慈怀。

这栋建成较早的商品房，一直无人管理。早先轮流收水费，总是吵架扯皮，是一件烦难的公事。后来用公摊的微薄报酬，请专人负责收缴，但连换了几任，干得不久就撂担子。前年，孙伯老两口接下了

这桩难事。一把长电筒、一只放大镜、一个硬抄本、一支圆珠笔，不仅把账目做得明细，一丝不拘，还得苦口婆心地面对斤斤计较的用户。账务不仅公布上墙，有时甚至复印出来每户发一份——全楼近 80 户人家，这笔费用哪里出？说不定就是老孙伯个人掏的。做事做到这个份上，情况自然大大改观。但是，仍然难免受了累还要受气。有几回，老孙伯对我说，这事太难搞了，收了这回坚决不干了。然而，到了收水费的时候，老两口还是楼上楼下又在敲门了。

今年开春，老孙伯做了一件不受邻居欢迎的事：养鸽子。鸽子们赏花的方式不仅用眼，更喜欢动喙。尤其像菊花之类，很对它们胃口，在萌芽时期就濒临绝种。老者对此心知肚明，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笑。有一天，家人对我说，老孙伯送了些鞭炮来，说是鸽群再来糟蹋花苗，就放炮仗冲！他苦苦想出这条两全之计，居然忘记了贵阳是禁放鞭炮的城市。不过，后来他真的一大早起来就在他的鸽棚顶上放炮仗，猛然一声爆响，惊得鸽群扑腾出笼，满天的失阵乱飞。我以为他是使此法将他的鸽群遣散了事，谁知他却很得意地对我说，你不晓得，这也相当于“组织考验”。炮仗一震，惊散出去不敢再飞回来的，就是劣等货；吓它几次都还敢于再飞回来的，就是优秀品种了。

之四：来自中关村的家乡人

有幸认识韦明昱，很高兴。因为他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布依人科学家，所以有种不同寻常的别一样感觉。其人其事，早已略有所闻；人生有缘，见面也是迟早的事。

十年前，韦兴儒曾写过一篇以“人生之圆”为题的散文，就特别地说到过这个韦明昱。韦兴儒在文中极尽调侃，说他是参与研究发射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屁眼”的“角色”。后来获知，该学科的确切名称，叫做“空间技术与微重力实验技术”。我当时供职于《山花》杂志社，正巧是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感觉非常新奇。想想看，在贵州两百多万布依族人中，新中国以来从文学艺者，当学者的、当教授的、当作家的、当画家及当歌唱家的等等“角色”，为数不少，随口就可以拈出一大串；尤其是从政为官的“角色”，从地方各级直到中央省部级，这

样书记那样长的，更是雄才济济，各得其所，意气风发地沐浴着党的民族政策的阳光；至于说到搞自然科学甚或从事尖端研究的科学家，则是凤毛麟角，有如稀有金属，相当于大熊猫级别的珍贵。而且，多半是埋头钻研，故而名不见经传。不要说寂寂无闻的韦明罡了，有则逸闻说，一群追星族到首都国际机场欢迎一名二流歌星，听人传，大名鼎鼎的杨振宁博士也在这趟班机上，连忙问：杨振宁？是唱什么歌的？诸如此类的笑话，很难一笑了之，但又能怎样？

今年七月，韦明罡带着女儿回乡探亲来了。他女儿瑶瑶，刚被清华大学录取，入学前爷儿俩回趟老家，向父老乡亲报喜，向祖先之灵告慰。于是，由镇宁扁担山到回北京途中的贵阳城头，韦明罡自然成了布依亲友云聚和簇拥的中心。在金顶山这栋有 11 层高的住宅楼里，韦兴儒家不甚宽绰的客厅中央，摆放了一张特大号的圆桌。寻常的家乡菜、家乡酒、家乡人，似乎都揉进了不寻常的科学话语。

这个少见的盛夏，全国各地持续的超高温天气，连贵阳这个“天然大空调”也被热得失效了。都说是只宜饮冰水、喝清茶，可是，我们却没有理由不喝酒。常在一些报章上见到一种说法，称“布依人是个好酒的民族”，我认为缺乏科学依据；其实，哪一个民族都差不多，尤其是碰上这种特殊场合，我就不信都只会以茶水代酒。要不然，怎么会留下那么多关于酒的诗文？逆着暑热，我们光起膀子为“第一生产力”举杯，为难能可贵的布依族科学人自豪。而且，大家规定席间只准说母语——布依话，否则，罚酒三杯。韦明罡少小离家，住到中关村这么多年，至今年及不惑，一口布依话依旧纯正无改。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科学态度，这对于那些走出山坳没几年就装腔作势忘了母语的人来说，真是很具有科学威力的一鞭子。韦明罡喝酒，也很讲求科学精神，与年轻的布依乡党不管怎样频频干杯豪饮，都绝不失态，决不逾越保持清醒稳健的底线。因此，大家才一直能够从他的言谈中，听到许多非保密但闻所未闻的航天科学故事。也许文人可以像李白那样动辄烂醉如仙，但是科学家不能。假若负责运载人造卫星的火箭不小心喝酒过量，那可就没有醉草诗文那份潇洒，那可就不好玩了。

韦明罡立足于中科院，现任“高温合金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肩头的担子和岗位责任之重大可想而知。他早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读的是热能动力专业；由于实习期间刻苦攻关，解决了农用柴油发动机的一大难题，使他虽经周折还是得以进入中国科学院。此后，又到德国等地继续深造，因而在布依母语和汉语之外，就还得精通英语、德语以及其他的什么语了。明罡告诉我，他很少有休闲的时候，两部权威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一为前苏联吉米多维奇所编、一为同济大学所编），就是他上班之外的活儿。跟他闲聊之后我才知道，我们在电视上见到的“卫星空间站”，就跟他所从事的研究课有关。还有令人钦佩的是，明罡的科学精神正影响着他的下一代，布依女儿瑶瑶以过线 20 多分的理工科高分考入清华，乃是可寄予期望的科学家苗子。

来自中关村的家乡人，像大雁似的飞来又飞走了；给我留下的不仅是一份深怀敬意的想念，也还有某些关于科学和关于人生的思索。

之五：楼道闲话

住宅楼的楼道，说起来是公用设施，住户的共享空间；但由于出入必经，家家门前过，也是各家各户门脸的延伸，理应受到和门里一样的维护。可是，我们这栋楼的楼道，却常常被弄得十分丢人。有时下班回家，本来高高兴兴，一脚踏进楼门，好心情就一下子全被满楼道的垃圾淹没了。

下脚之处，废纸、果皮、空烟盒、摔碎的酒瓶子……甚至，时常有一些塞满垃圾的塑料袋，被随手扔在楼梯拐角——这还是比较客气的，还有的是胀爆了肚子大大咧咧地蹲在梯坎上，白天瞅着你傻笑，晚上就使你的绊脚（楼道早已没有路灯）。五花八门的污物尘垢，成了这条楼道的“地域特色”。当过警察的文化人韦兴儒，忍无可忍，提笔在他家门外的楼道拐角墙上留言警告——实际上是些不便照录的刻薄怒骂，并且一而再，再而三，逐步升级，直用到三个惊叹号。但是，没有用。既然生为垃圾，还怕羞辱么？此外，还有沿楼道巴得密密麻麻的各种电话号码小广告，倒是非此楼独有；早已被嘻皮士取了个雅号，叫“都市牛皮癣”，于是每回上楼都感觉周身发痒。

这条大煞风景的楼道，倒使我明白了过去不太明白的两件事。

其一，以前读过一本书，其中引述西方哲学家罗素的话说，在中国人的文化意识里，只注重家族内的私德，不太注重社会的公德公益。我当时觉得这老鬼子不够意思，亏他还喝过中国的茅台酒呢！我们中国人，古来崇尚公义，倡导公心，彰显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的美德。那个罗素纯粹是乱放洋屁！现在看起来，国中不讲社会公德者的确大有人在，至少是言行不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显然，我们这栋楼里就有不少这种人。至于说到这类人的“私德”，一般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自家的门内不消说一尘不染，而且养成了许多贵族讲究。同理，出门走亲访友，也能记住文明吐口水，文明处理烟灰，以及文明地把擦屁股纸扔到纸篓等等……可是，为何对待楼道又不然呢？恐怕怪就怪这楼道不该姓“公”。其实，现在人们不惜花钱，把房子装修得堂皇气派，追求现代生活质量，同时也为了翘半条时髦的尾巴给人看。可是，从进家必先过楼道这一点来说，家内打理得再漂亮，也会因楼道印象大大掉价。姓“私”的垃圾之无耻，姓“公”的楼道之无奈，合成一种丑陋的畸态，整栋楼家家有份，以为事不关己，其实是自我作贱了还不知道。

其二，我第一次听说“物业管理”时，以为是借现代宅区建设之机，增设一个可以盖章拿钱的名目，照顾一些下岗的闲散人员再就业。后来，因为亲友乔迁“烧锅底”，到过几处物管较完备的新宅区，才知道自己的见识有问题。在贵阳，物业管理还是一个新事物，很多方面还需要逐步完善，但至少已经有一个最基本的方面让我很羡慕：楼道清洁，环境宜人。以前，单位宿舍楼比较好办，住户多是同事，公推一人出来管事即可。比如省文联的团坡桥宿舍楼，历来就有“楼长”，楼道每日保持清洁，大家安逸，“楼长”也很有面子。然而，像金顶山这样的楼房，住户居民形形色色，开个会都开不起来，恐怕谁来当“楼长”也管不了，只有靠物业管理。但这份“物业”却一直不见有什么“管理”的迹象。偶尔也有人来收过卫生费，可就是很难见楼道清爽一回。

当然，实在脏到难得下脚的时候，本楼住户中也会有人看不过去，从上到下打扫一遍。比如，我就干过一次。并非借此自扬，只因那回管了闲事还惹闲气，说来一笑罢了。我从11楼打扫下来，到连接天桥入口的四楼，可托可托走来一个戴满戒指的女人，看了我两眼就大声叫嚷：好不容易见你们来扫一回！不要又只是猫盖屎的敷衍，扫了前边楼梯后边就不管（这栋“回”形楼有前后两条梯道）噢！

我那时穿的是一件在家才穿的黄色短袖衫，头上临时扣了一顶鸭舌旅游帽挡灰尘，这一副行头，当然让人家有十二分理由对我的工作提意见了。有必要向这位口水乱飞的“业主”作何解释么？我呆愣无语，拄着通常只用于“自扫门前雪”的扫把。

之六：又喜又怕是炮仗

过年放炮仗。但是，如今住在城市里，这就像一句很久远了的儿歌。

我原以为，“炮仗”只是贵州土话，因为，过年的对联上写的都是“鞭炮”或“爆竹”；后来才知道，鞭炮的这个别称，在很多外地也属常用语。春联上写“爆竹声声辞旧岁”，说“迎春酒，团圆饭，家家鞭炮响成片”，文文雅雅，说来说去，还不就是很多人从呀呀学语时就会的那句话：过年放炮仗。

小时候，一到年关，炮仗就会伴随供香、纸钱、红烛和彩灯的神圣气氛而来，伴随佳肴美味和酒香而来，甚至还可能伴随一场洁净温软的南方瑞雪纷飞而来。大人们无论一年到头再怎样劳苦，都总会在热烈的鞭炮声里扬起喜庆的笑脸。炮仗是大年春节主管快乐的精灵，我们于是不能设想没有炮仗的除夕。就好比西方的圣诞节来临，孩子们一定要见到圣诞树和圣诞老人一样。记得有一年，爹妈去赶“年场”回来，一进门对我们兄弟几个说，因为没有钱，只给我们买了半挂炮仗。他们语含歉意。我虽然有点失望，却很能理解，因为那时家里实在太穷了。不过，尽管少得可怜，毕竟还是拥有了欢喜的资本。我们不得不放得非常之节约，甚至直到寨上的其他孩子都玩完，没有半个炮仗可放了，我们居然还能放他两三响来炫耀。不曾想到的是，许多

年以后，当我可以有零花钱给孩子买炮仗的时候，我们却开始过起了没有炮仗的春节。

在省城贵阳，禁放鞭炮已经有七八年了。老百姓还是很听打招呼的，说不准放就不放罢。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嘛。确实，无论有人把放炮仗视为“传统陋习”是否公允，其有害的一面无可否认。轻则手脸炸伤，重则眼睛炸坏甚至引发火灾，鞭炮工厂大爆炸事故也一直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无数的鞭炮事件，列上一百条禁放的理由。我们的祖先发明了火药，是为国人永远引以为荣的“四大发明”之一。当它带着东方文明古国的神秘色彩传到了西方，直到洋鬼子用它制造的炮火轰开中国大门，以它做心的另一种产品——鞭炮，仍然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承传下来，并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更新而发扬光大；虽然，古往今来的人们无不知晓，它的制作及释放过程从来都潜伏着种种危险。近闻，以华人社会为主体的新加坡，禁放鞭炮已有三十余年，但是在今年竟然宣布（3月1日）解禁。这条具爆炸性的信息，可以说明此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有人说，关键的问题，其实是生产的规范管理和燃放的安全意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带有危险性的东西也并不只是鞭炮。甚至于，就连那个可爱的“圣诞老人”，不是也曾经撞入民宅，在温馨的绒帽和慈祥的面具遮掩之下，持枪把人家的财物洗劫一空吗？

很多大城市比较成功地禁住了鞭炮，然而象征性的鞭炮工艺品却随处可见。传统年节来临，一些大商店或大酒店，就悬挂出色彩艳丽的超大“鞭炮”模型，装点门面，以示喜庆，以图吉利，招徕顾客。有一回，去吃一位朋友的儿子的喜酒，洋派的婚礼进行曲奏响，新郎新娘的相关仪式完成之后，忽然间，噼哩叭啦地响起了热烈的炮仗声，而且随着爆响漫过来阵阵烟雾。还以为是一家酒店老板吃了豹子胆，原来那逼真的爆响声和烟雾都是现代科技的干活，就只差了那股硫磺加火药的浓烈气味。世人对鞭炮的怀念，做到了这个份上，足可见这鬼东西的魅力何等了得。老友吴世祥偕家小回老家过年回来，逢人便道，乡下那个过年才真正叫过年，放开性子放炮仗啊，好过瘾！好痛

快！他的侄子很兴奋向他提出申请：明年我们还来这里过年哈！因为，放炮仗好高兴，好好玩。

之七：菩萨也眼不见为净？

金顶山这名字，叫起来好听，有声有形，似乎还沾了点佛光。

于是想象中，这地方好像该有座庙。还真是的。时不时，耳边会有木鱼钟磬之声隐约飘忽，甚至偶尔还会见到一两个年轻和尚，但却不知庙在哪里。有人说，就在某栋住宅楼里。这太离谱了。无知俗人，冥顽无忌，乱拿佛门开玩笑。

我感觉，既然有庙，就应该在东边那座山峰的某个角落。那是整个金顶山的最高处，从许多高楼上东向的窗口，抬头就能看见突起在一片楼群背后的峰顶。山峰西南侧，是有荆丛点缀的峭壁；东北面的坡度较缓，长着一片葱茏的杂木林带；春日小雨后，还颇有点诗情画意。我发现，那山峰上一年四季人迹不断，有时还相当热闹。早锻炼。放风筝。谈情说爱。登高望远。提鸟笼套雀子。看起来，山上环境宜人且胸怀宽容。

然而，据知情者说，山上没有庙。唯一的建筑物，是一座很大的蓄水池。

它圆头圆脑地陷在崖壁和林带之间，看上去活像一座巨大的地堡。我对这种水池的作用略有所知——居高临下，借助落差高度，把自来水压上高楼。很多宅区没有这种因地制宜的条件，就修一座大烟囱般高耸的水泥礅柱，上头顶个大蓄水池，用于二度供水，谓之“水塔”。许多人原先担心这里地势高楼层高供水不正常，实际上，不但正常，而且水压还大得很。如此说来，还得感谢半山上这个灰白扁圆的庞大家伙。

不过，我在对山上仰头观察了很久之后，终于断定那东西已经废弃不用。因为，一到夏天，就会有一群一伙的大孩子，赤身裸体地在上边洗澡玩水。从他们在水池上裸奔嬉戏的情形来看，可以准确地想象出水池面上是水泥封盖的平台，有一个专用于清淤管理的出口。气候越热，跑到废水池洗澡的人次越多，几乎每日不断；后来，还三三

两两地掺杂有成年人，有时甚至会被一帮闹喳喳的女孩子霸占一个下午。一座废弃的蓄水池，里边自然是一汪死水。这种现象，俗话叫“煮汤圆”。不难联想，一锅浑水轮番不停地煮汤圆是何滋味；不过每在大热天凭楼远望，倒算得是金顶山的一道独特风景。

可是，有一天我忽然发现，那废池上竟有水流如瀑泻下！这是怎么回事？既是废弃的池子，那溢流从何而来？如果还在使用，又怎可容许顽童和闲杂人等随意污染？这个问题，很快从居委会那里得到答案：不是废水池。就是说，这个小区的人们一到夏天就喝许多混蛋的洗澡水，而其中的大部分混蛋，也喝的是自己和别人的洗澡水。我想，这么些年来，那蓄水池上的一切，不会只有我一个人瞧见吧？就算山下的人们一向自顾埋头各忙各的事，难道连山头上来来往往的人们也没有看见？我越想越纳闷，实在无法顿悟。有人就开导说，这自来水，由水库水厂再到市内住宅区，要经过好多路程转好多道弯？蓄水池在明处让你看见，还有好多的暗处你看不见，你又能怎么样？眼不见为净！是吗？倒也是。这就叫“没道理的道理”，还能再说什么呢？

何况，如今大家的生活质量都提高了，哪个还耐烦天天煮自来水吃？桶装水。一个电话就送上门，想喝矿泉水就喝矿泉水，想喝纯净水就喝纯净水。说来说去，我倒成了个大惊小怪的二百五了。然而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无法彻悟。比如，那桶装水的包装上标明“纯净水”或“矿泉水”，并且彰显某某权威部门推荐什么的，用户又没有亲眼见其出处和灌水过程，天晓得桶里真正装的是什么水！

按俗套惯例，这件琐事写到这里，总还得有个“亮堂的尾巴”——山上蓄水池的状况，终于引起有关方面重视，比较认真地当了一回事来办了。仅在一日之内，那圆形水池的边沿就加修了一道高墙，墙头上还嵌了尖锐的玻璃碴，简直有点森严壁垒固若金汤的样子了。后来，我还终于探明，开头提到的庙子确实是有的，而且真的就在某栋住宅楼里。据说，当时几个小和尚暂租一套民房，供上几尊菩萨，平时敲木鱼念念经，碰上本社区哪户老居民有法事见请，按行规谈好价钱，就出动去开展业务。那么，在几年前桶装水还不普及的时候，这些出

家人包括那几尊暂住的菩萨，也不得入乡随俗，饮用了好长时间的洗澡水。阿弥陀佛，善哉！

之八：激情红石榴

我在楼顶随意栽种的花树当中，有两株品格差异极大的红石榴。

一株会结果。据说是出自云南的好品种，却乏善可陈——因为屋顶缺“地气”，尽管五月的枝头也缀满红花，但到底挂不住果。开的花也很平庸，单瓣小朵，且花期短促。过了六月残花落尽，只剩得两三个细瘦的小果子，羞答答的躲闪在绿叶里边，先天不足，长到头来也比核桃大不了多少。因此，不说也罢。

另一株，则是只开花不结果，属于观花石榴一类，胡乱种在一只土陶盆里。这是一位小老乡的纪念。然而，这株红石榴的来历出处，却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更有意思的是，她从最初的平淡无奇，甚至一如弃物，到后来竟不断地让我惊喜，令我感叹，以至不得不刮目相看，对她重新认识。因此，自觉值得一记。

几年前，从我老家紧邻的镇宁县，来了一个名叫杨永模的小伙子，在我混饭的贵州省文联收发室做临时工。布依老乡投缘，很快成了忘年酒友。他见我办公室的窗台上放得有盆花，就说，好看。你看字看累了，就看它。他到金顶山我住家的11楼屋顶，一看修得几方花坛，就说，这里头土厚，可以栽点苞谷或辣椒。大约是过完年上班不久，有一天，他抱起一个花盆到7楼我的办公室来，气喘吁吁（电梯坏了）地对我说：给你一样好东西。我一看，那只土陶盆又黑又丑，半盆泥巴当中，栽了半截木梗。我假惺惺道了个谢，接过来放上窗台，却疑心不过是木本小辣椒之类的玩意。

小杨说，这是旧社会一个大户人家庭院里的东西。因为修路拆房，老花树挖掉了，那老者（屋主）可惜得不得了，说明不一般。所以，他就找一个人家丢弃的花盆，按老者的指点，弄了一节“马蹄”栽起拿回来。可究竟是什么好品种呢？他也说不上来——居然忘记问老人了。不过，我当然就该用心照料了。不久，小杨辞工走了，那棵小树干也

开始绽出嫩芽来。后来，对勃发起来的枝叶反复辨认，原来是一株石榴。这未免有点失望。我对石榴的花和果，都说不上喜不喜欢。

“五月榴花红似火”，老成了文人的陈词滥调，也总沾不上牡丹芍药那般的华贵，更入不了“四君子”那样的高格。况且，一句贬人的“石榴裙”下，也使石榴的历史形象连带受损，说了千百年，倒似乎常说常新。仅是这些年报刊上，说某官某某拜倒在某某“石榴裙”下之类的反腐文章，连篇累牍，难以穷尽。当然，自古在美人这一关，“石榴裙”不过是令美人增色的一种美物而已。据相关文献载，石榴花及果皮捣碎，可作染料，古代妇女用来染布做裙裤。石榴之为“石榴裙”，是因为其色美艳。美本无罪。贪官污吏喜欢拜倒“石榴裙”下，那是他们的一种癖好或者追求，与石榴何干？

且说这盆石榴，在办公室窗台一放就是两年，却只见长叶，不见开花。而且，树型越长越丑。抽出的新枝缘窗疯长，看去不像树枝，倒像攀墙的藤条。狠狠地剪掉，过不久又蓬乱依旧，几个五月磋砣过去，仍然全无一点花的消息。我真想把她“休”了，但毕竟是小老乡的心意，还是不敢轻慢，终于下决心搬回家，并换了个大一点的花盆，摆放在屋顶的花坛边了事。不曾想，又一个五月来临时，我忽然被她满树冒出来的花蕾惊呆了。密密匝匝，像一片热辣辣的小火把，仿佛只是转眼之间，大朵大朵的重瓣红花，开得一片灿烂，真是轰轰烈烈。更为奇妙的是，这一开，就一波接一波不歇气，一直红红火火地开到十月。大片的叶子在季风中泛黄飘零，但新叶新枝又借“小阳春”前仆后继，顽强地扶持着新绽的花蕾，真有点蜡炬成灰、鞠躬尽瘁的精气神。紧邻的蒙老师家屋顶也种有一株观花石榴，最后的花朵早在八月就零落作泥了。小杨没有说错，难怪那位老主人要难过，这的确是一样“好东西”——出类拔萃的优秀品种是也。

查石榴的祖宗三代，原来是两千多年前的舶来品。“汉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风物志》）相传，张骞住在安石国宾馆，见门口有一株花红似火的小树，从未见过，连连称奇。园丁告诉他，这叫石榴。不久逢天旱，小树日渐枯萎，老张担水浇树，花